

呂氏春秋

七

呂氏春秋卷第二

恃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也扞肌膚不足

以扞寒暑也打禦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也從隨勇敢不

足以却猛禁悍也禁止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

狡蟲蟲之寒暑燥濕弗能害古人之備不唯先有其備

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

呂氏春秋卷二十

也君道立也衆之所奉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羣衆

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太古上古兩儀之始未有君臣之制

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

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

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

君之患上苟所無者無以化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

也明知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

天下之利也君施一慶賞威刑以正故廢其非君而立

其行君道者行表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熊虎為旗

非濱之東朝鮮也夷穢之鄉東方曰夷



大解陵魚其鹿野瑤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東方

無有揚漢之南揚州漢百越之際百越有敝凱諸夫風

餘靡之地縛婁陽禹驩兜之國多無君皆南越之氏

羗呼唐離水之西楚人野人楚讀如俞篇竿之川舟

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西方之戎無君者先言氏

鴈門之北鷹隼所執鳥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

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北方狄無君者也孔子曰夷

日多無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義無長

幼之別如麋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賢豪

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類種聖人深

見此愚也故為天下長慮慮計莫如置天子也置立

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阿猶私

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

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長幼奉長卑事尊疆不得變

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

所以時作也不得當施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

之過也諫止外之則死人臣之義義重豫讓欲殺趙

襄子欲為智伯殺趙襄子也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

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

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

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索求也襄子必近于子

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凡吾所為為此者所以明

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子國也

君也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為不知而去居

於海也夏日則食菱芡菱芡也冬日則食橡

栗橡皂斗也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

之往死也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

呂氏春秋卷二十

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言叔為不見知於敖公而舍

無別異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

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公果不知死其難是為使教吾將死

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醜愧也唯明君

公弗及也死其難可以使人後世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

而厲人主之節也激發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

屬人主之志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察知也忠臣察則

君道固矣故君見道安固不危殆也

侍君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顧處之以身

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為施也安雖長

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私利也自此觀之陳無宇之

可醜亦重矣謂其貪也與鮑文子俱伐宋高氏戰于

稷樂高氏敗又敗於莊國人追之又敗於鹿其與伯

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

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周公旦股肱周室輔翼成王

而致太平戎夷齊之仁人也陳無字雖身形與之同

然其行貪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

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

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

呂氏春秋卷二十

四

於伐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

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

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

也起後世之亂自此始始首也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

也盍何不也行去協而耰遂不顧協和悅也耰覆夫

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

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為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以後世爭榮之亂也

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

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

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

隆廣大也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

侯四面以達也達通也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殺削小也辛

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

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君獨不聞成

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

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言有不善易得而誅也特

德不恃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得之者若

湯武也夫之者若桀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

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

鳳凰慮則必不得矣燕爵論其所求者

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燕爵志小與一舉則有千里

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為聖德之君愚庫

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亦

燕爵為鴻鵠鳳皇慮何時能得既不得又戎夷違齊

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門違去去齊至魯也後與弟子一

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

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惜愛子不

肖人也不足愛也愛亦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

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惡安也不能與亦自

哉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死亦能與則士

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

解

卷之二

五

世則未之識也識也知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上加

也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誘以

不義之義耳欲求弟子之衣以惜其死是不義也弟

子拒之以不肖人惡能與國士之衣計不能兩生窮

乃解衣是不義之義也淮南記曰楚有賣其母者

而謂其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不亦不義也

長利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君子死義不求苟生不

乎死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撥天下之難者則當視

喉愚夫弗為生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則當視

之謂達於死生之分者也此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

亡弗能惑矣辭不為利存而遂苟生不為害亡而故晏

子與崔不盟而不變其義崔子晏子晏子曰所不與崔

者所以移志於君利社稷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為王而

不肯延陵季子吳壽夢孫也延陵季子也孫叔敖三

為令尹而不喜伯盈之子三去令尹而不憂令尹楚

語云令尹子皆有所達也厚達於高位疾願有所達則

物弗能惑也感動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干遂吳

反涉江涉度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魚滿二十

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

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

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入

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

世評

長利卷二

六

執圭周禮侯執信次非勇武而王應以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

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乎

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

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

龍焉憂懼也龍俛耳低尾而逝逝去也則禹達乎死生之

分利害之經也經道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

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嘆廢伏有盛盈蚤息人亦

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達通此皆天之容物理也

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感念私邪傷神

也命然而以待耳命安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

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公孫氏齊羣公子之子故曰公孫氏公黨之不

與與崔杼同者也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

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反其也崔杼不說直兵造

曾勾兵鉤頸直子也謂晏子曰子變子言變則齊國

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已競也言晏子

曰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

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詩大雅平麓之卒章莫莫葛藟延于條枚之上得其性

子惟之矣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

晏子投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無良其僕之手曰安

晏子春秋卷之二

七

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

厨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

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

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蹈義就死未必死也

不義以去死求生未必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

之決而安處之也居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啓曰夏

英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為

四上之志聞三晉之事願得而聞之願聞踐繩之

也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足問白圭曰願公子

之母讓也夏后啓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

能禁矣禁止以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

矣釋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

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生利輕言令必

以所利諭之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

害輕也言為義者雖死為之故曰不以禁之矣

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凡使賢不肖

使不肖以賞言賞必生罰必死

使賢以利故

使賢以利故

使賢以利故

呂氏春秋卷二

義賢者不畏義死不好不義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

義生唯義之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

知分

四曰類同相召也召致氣同則合也合會聲比則應也應知

故鼓宮而宮應小鼓大宮應鼓角而角動小擊大角動以龍致

雨以形逐影龍水物也故致雨影出於形形行禍福

之所自來衆人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

亂有必召寇致召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

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傳曰利義和也攻亂則服服則

攻者利利得其攻亂則義義則榮得榮且利中主

猶且為之有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寶與戈劍卑辭屈

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為足人足治則為利者不攻

矣為利動者為名者不伐矣為武移也凡人之攻伐

也非為利則固為名也名實不得國強大則無為

攻矣無名實之固雖疆大則無為之兵所自來者久

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在河南陽浦舜却

苗民更易其俗却猶止更改禹攻曹一曰屈屈有扈

以行其教春秋傳曰啓伐有扈言三士以上固皆用

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

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文武之所由起

也化變文武之所由起

也化變文武之所由起

大正集卷之二十一 臣民春秋卷二十一 九

也文者愛之微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

常聖人之元也元寶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

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

無事之適得其時則則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

之司城司空卿官宋武公名司空南宮之牆擊於前

而不直擊猶出曲出西家之潦徑注一作其宮而不止

西家地高潦東流經注士尹池問其故則不直牆不司

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鞞百也鞞履也作履之工

車鞞之鞞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鞞以食三世矣鞞作

食以共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鞞者不知五口處也吾將不

食鞞不售無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

也西家高吾宮庠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

池歸荆荆王適與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

不可攻也其主賢主其相仁相子賢者能得民得民

仁者能用人人為之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

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

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謂乎以衝突

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宋在

三大萬乘之間南有楚北有晉東有齊子罕之時無

所相侵邊境四益四境不侵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

所相侵邊境四益四境不侵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

所相侵邊境四益四境不侵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

其身其唯仁且即與節儉故仁也即之為功大矣按春秋

罕殺宋昭公不但相三君以終身用明堂茅茨高柱土階三等以見

節儉等也雖云儉節實所未聞趙簡子將襲衛使史

默往睹之視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

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察今蘧伯

王為相史鮪佐焉伯玉衛大夫鮪亦衛之大夫字子環

魚論語云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君從易

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萃也元者吉之始也

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謂孔子子貢之客也吳

子未也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

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則謀不虧

謀不虧則名實從之既有美名實故曰名賢主之舉也

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實從之祭其理而得失榮辱

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若如

召類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

也比猶也血脉欲其通也通筋骨欲其固也固心志欲

其和也和調也精氣欲其行也精氣以行血脉榮衛三

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

也精氣鬱也鬱滯不通也故水鬱則為汚水淺不樹鬱則

春秋卷二十

十一

為蠹蠹蝨木中草鬱則為菁菁黃也國亦有鬱生德不通

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

災叢至矣叢聚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出生故聖王

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

虐民國人皆謗謗召公以告曰一民不堪命矣王使衛

巫監謗者召公周大召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

以目已以目相視而不敢失口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止

也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障防民之口甚於防

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

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

卷二十一 召公諫

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師詩不見曰矇師瞽

庶人傳語庶人無官者不得見近臣盡規規親戚補

察而後王斟酌焉善而取其是以下無遺善善皆達

上無過舉過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

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彘流東永安是也此鬱

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

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相公曰暮矣相公樂

之而徵燭觴樂也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

以出矣罷出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為樂

將幾之請夜之繼晝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

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怠懈老而解則

無名無慎終始臣乃今將為君勉之勉勵君使若何

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愷墮也於

樂樂酣今樂而益飭飭正行之壞也於貴貴則今主欲

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相公

之所以霸也管仲不與相公燭不留相公於霸也列精子高

聽行乎齊湣王行列精子高六國時賢人也聽行其德

善衣東布衣白縞冠穎推之後特會朝兩祛步堂下

謂其侍者曰我何若穎推之履弊履也扶步舉衣而

如何也侍者曰公姣且麗姣麗皆列精子高自謂其從者曰

我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臨井自照見不好故喟

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阿曲媚

謂我美麗不言惡故曰阿我也又況於所聽行乎

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萬乘之主謂齊王從者

也人之阿齊王齊王實不良而而無所鏡其死亡無

言其良甚於已侍者之言也而無所鏡其死亡無

日矣言齊王無所用自見其孰當可而鏡孰照其唯

士乎獨士履禮蹈正不阿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

惡士之明已也鏡以玄錫摩之首而人不推鏡破之而

也士有明已者陳已之短欲令長之明已也陰其鏡之明

已也功細細士之明已也功大正已之服而以匡君

管子卷之二十

十三

之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事類趙簡子曰厥也愛

我鐸也不愛我厥趙厥趙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

之惡我藥石此也美疹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孟孫

也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正質必使我醜醜惡尹鐸

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惜愛而不愛君之過也過明鐸

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

敦顏而土色者忍醜敦厚也土色黃也土為四時

醜也謂簡子之色也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變此簡子

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盡簡子不賢鐸也卒

不居趙地居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側猶在左右也

曰民春秋卷二

達鬱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布衣勢不便時不利事讎

以求存存一作全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

以快志為故故事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指

志布衣之人行此志於堯以天下讓舜讓猶予也鮌為諸

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

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論猶

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

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以為旌旗召之不來仿佯

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羽山

也之司

之山也書云駘乃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為司空為
強死先殛後死也

子也治水土者也怨舜而還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
竅氣不通以中帝心中猶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

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肉醬為醢
皆紂之諸侯也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其脯燕
姬已之譜曰以為不好故醢梅伯脯鬼侯以其脯燕

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
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

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召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大雅文明之三章言文王小心翼翼然敬慎明於事上不敢

得眾福也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
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與

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
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為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

為臣辭去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
棄群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昭王燕王

力不足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
諾從凡繇請王止兵請王出令王曰然則若何凡繇

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

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

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

更請罪更改也使者行至齊行還齊王方大飲左右官

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燕使其使者進報使者報

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

實說燕王謂伏罪訖又復使說之以自因乃發小吏

以反令燕王復舍小使微者也反此濟上之所以敗

此齊所以為燕軍所敗於濟上也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

不及虛弱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得七十餘城事未

破之悉反其城故曰湣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即

擊城而立功湣王驕暴淖齒殺之擢其筋懸之東廟

軍故曰而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

舉之其此之謂乎詩也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踣累

重乃易毀也踣破也舉之高乃易破也以喻泯王驕

其唯有道者乎危有道者能滿而不溢高而不楚莊王

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莊王楚穆王之父也

無畏申周楚大夫也使如齊下假道於宋也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

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昭公宋成公王

來不假道欲以宋為鄙邑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言往

楚會田於孟諸無畏楚宋公之僕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

卷二十一 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 六

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嘻怒貌也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傳曰

履及於劍及諸門傳曰劍車及之蒲䟽之市遂舍於

郊邑外興師圍宋九月圍宋在魯宣公十五年宋人易子而食

之折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犧牲也委服告病病困曰

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一作殆矣宋公之

言也乃為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盧門宋城所闔棄也

以為成而歸也成平凡事之本在人主之患人主之患

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

帥士民以討其故討伐也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

去而還師也還反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水北曰陽

呂氏春秋卷二十

十七

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邪而討之以義退也疆不

足以成此也傳曰疆而不義其弊必速唯以成也

行論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之智故曰輕

物自驕則簡士簡傲也自智則專獨忠臣輕物則無備

傳曰無備而官猶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壅塞不

盡規故壅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

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經道晉厲公侈淫

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

曰必先殺三郟郟二郟緝至也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迫公

室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邾犢邾錡邾至子朝而陳

其尸於是厲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

樂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荀伯游獻子也幽囚也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

言厲公二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

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不當謂害賢近不肖是

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危魏

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

人矣武侯文侯之子也疾言於庭伐智自大也立有間再三言言自李悝

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

近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

魯哀公十四年春秋卷二十

仲虺有言不穀說之不穀仲虺湯左相也曰諸侯之德能

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

亡擇取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已者過今以不穀之不

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今以不穀之名不肖羣臣

之謀又無如吾無能相匡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

獨伐之其可乎霸王唯此之憂憂不得友而武侯曰

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

受辭受當受辭受則原竭臣之言而自謀李

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

齊宣王為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

之三年而未能成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群臣

莫敢諫王無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

而樂為輕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敢問荆國為有主

乎王曰為無主賢為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

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民賢為無臣今王為太室其大益

百畝堂上三百户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

群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居曰臣

請辟矣趨而出出去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

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

好為太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

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

異宣王微春居幾為天下笑矣微無幾近由是論之失國

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

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本原趙簡子沈鸞

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

臺榭矣而鸞徼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

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

過而絀善也所得者皆過所不進者乃故若簡子者

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

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

此三代之微

驕恣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為高

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也休止地為大矣

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毛蟲虎狼之屬也羽蟲鳳凰鴻鵠鶴

鷺之屬也裸蟲麒麟麋鹿牛羊之屬也凡居於天地

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為相安利也夫為相害危者

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

無度者則其所為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

難測測猶也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

知先知必審徵表徵表異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

與眾人同等聖人以徵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

以飄矣飄疾也必翔疾而後眾人則無道至焉徵無表

至先無道至則以為神以為幸無表之道能過絕於

有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言非有神非有非有

然不一作之矣郈成子為魯聘於晉

過衛郈成子魯大夫適晉道經衛右宰穀臣止而觴

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右宰穀臣衛大夫

顧反過而弗辭衛反還辭也自晉還過其僕曰曷者右宰

穀臣之觴吾子也其懼曷曷也今侯溲過而弗辭侯

何

呂氏春秋卷

下

二十

也重遲為深過何為不辭右宰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

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

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

作右宰穀臣死之也甯喜衛大夫甯惠子殖之子悼子

惠子疾臨終謂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載諸侯之策

君入則掩君君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魯襄二

十六年殺衛侯剽而納獻還車而臨三舉而歸也臨哭

公故曰甯喜之難作也還車而臨三舉而歸也臨哭

宰息如是者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

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也返還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

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

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

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吳起衛人仕於魏侯為治西河王錯譖之

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

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

天下若舍屣屣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

應之也雪拭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畢秦

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王可以亡也今君聽讒人之議而

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以矣言西河畔魏國從

此削矣也削弱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

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

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

相髡許鄙相服服後窳也相讀如窮穹之穹字投伐褐相宵脅管青

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

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用以見馬之

徵也也徵驗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

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清有徵聖人

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

薄從此生矣幡亦薄也無作

觀表

大子冊
小三

呂氏春秋卷二十

二十三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開春論第一

察賢 期賢 審為 愛類 貴卒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也動蘇時雨降則草木育

矣也育長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通利矣利通

不壅閉無王者厚其德積眾善而鳳凰聖人皆來至

矣疾病矣鳳凰鳴矣雄曰鳳雌曰凰三代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澤詩云

堯得夔龍稷契舜得益湯得共伯和脩其行好賢仁

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共國伯爵夏時諸侯也附為

稽遲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賢仁而人歸之皆以來附為

而天下皆來謂矣請天也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

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為

一人言哉善說者大言天下之事得其分理愛之魏

惠王死葬有日矣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從

也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其

如此而行葬氏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給足請弛

期更日也天改也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

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

諫而以告犀首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犀首曰

吾未有以言之未猶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言唯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抄本

能諫之也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惠王相惠施也

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樂水鬻

其墓見棺之前和棺頭文王曰謔先君必欲一見羣

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出見猶也於是出而為之張

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

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

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

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

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

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

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

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韓氏

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

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

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

美哉城平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

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

也出去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凍縛也而出之故曰封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二

弘農宜陽其後都潁川陽翟新城今段喬為司空有河南新城是也故戎蠻子之國也

故謂之封人周禮亦有封人之國也願委之先生封人子

子高賢者也封人

官傳曰潁考叔為潁國封人也

子高賢者也封人

子高賢者也封人

子高賢者也封人

人子高為之言也而匿已之為而為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已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

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晉大夫樂書之子孫樂厲之子壞子也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

而暇奴戮也律坐父兄沒入為奴周禮曰其祈奚曰

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當諫君退之故君子在憂

不救不祥憂隄也當諫君免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

祈奚高梁伯之子祈黃羊也為范宣子曰聞善為國

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

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

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殛誅也於舜用周之

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兄也周

公相成王而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

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

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開春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

也以術之良故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

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人皆知求良醫以治病人

日豈不今夫寒者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

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要約魏文侯師卜子夏也

友田子方禮段干木禮賦其也國治身逸逸不也天下之

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要謂師賢友明敬有德而

已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育成也人民修矣疾病妖

厲去矣妖怪厲惡去猶除也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

也宓子賤治單父子賤孔子弟齊也彈鳴琴身不下堂而

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

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

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

其數而已矣數術也巫馬期一則不然弊王事精勞手足

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察賢

三曰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

明雖振其樹何益雖振樹蟬飛去不能也明火不獨在

乎火在於闇闇冥無所見火乃光也當今之時世闇甚

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

走明火也走趨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傳

不有君子其能國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

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不伐也侍者曰以趙之大

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

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而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在也猶吾

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

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也按止殺簡

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

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

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間里也周禮二十五家為閭

車不載尚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與

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

肯以已易寡人也謂必己之德易寡吾安敢驕之驕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五

也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

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何不以其段干於是

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

館之其時性詣也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

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隆高居無幾何

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

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

乃按兵輟不敢攻之也輟上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

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

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

夫如雨扶傷與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也
滿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
仁義亦遠矣

期賢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
重得矣身所重天下所得猶知也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
身以易衣世必惑之也感怪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
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相為謂
為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
則亦不知所為也太王亶父君邠狄人攻之太王亶

六三十九十
小三十四
六
六

呂氏春秋卷三十一

六

也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
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言忍事土地與狄人皆

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勉務處居也教亦
耳故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以

謂民人也策筮也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
之下連結也民相與結體隨之衆多復成爲國也岐

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
能尊生雖貴

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

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

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生命故曰豈不惑哉韓魏相與

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體道人也

釐復謚也韓武子五世之孫哀侯之子也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

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

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

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

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

爭者其輕於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

不得也誠近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

大二十七 小二十四 卷二十一

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

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

闕之下柰何公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山

故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放也魏闕心下巨

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懸教

象之法夾日而救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身雖

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言不以利中山公子牟曰雖

知之猶不能自勝也猶不能自勝其情欲也詹子曰

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則放之不能自勝其情欲

惡言當寧神以保性也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

傷之人無壽類矣則重傷其神也神傷則天殞札瘥

故曰無壽類也
重讀復重之重

審為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
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
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便利也神農之教曰神農

炎帝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當其壯

也豐之年故不耕植則穀不也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

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麻布也衣故身親耕要親

績自神農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

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微以民為務

大三十八
八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故也以利民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

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

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眾矣而事皆不同其

當世之急憂民之剝除民之害同同等公輸般為高

雲梯欲以攻宋公輸般之號也在楚墨子聞之自

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楚

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小聞大王將攻宋信

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

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猶尚王曰必一作不得宋且有

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臣

為不可得也宋必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

械矣也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

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

墨子九却之不能入猶故荆轲不攻宋墨子能以

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

民者無有言皆欲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

石在左馮翊夏陽之北呂梁在彭城呂縣大河出孟

門大溢逆流於孟龍門呂梁未通河水積積其深乃出

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滅沒名曰鴻水

也鴻大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彭蠡澤在豫乾

大二十八年 九

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乾燥也禹致群臣於會稽執

勤勞為民無苦乎禹者矣事功曰勞其治水鑿龍門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

其到也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王居其尊惠子曰

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所愛

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

與頭言公取其不與耶子頭所重也石所輕

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言其匡章曰齊

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

為何等 故也 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

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

也何為不為言何為不 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

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

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冬寒欲溫夏暑欲涼

愛類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則溼

為下溼猶遲也 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貴其疾也

日取之與駑駘同十日為旬駑駘十日亦至 所為貴

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鏃矢輕利也小曰鏃 終日而至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則與無至一作同是為與無所至同也 吳起謂荆

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

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臣無所得於 於是令貴

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貴人貴臣也皆不欲往

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

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

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故人所射之矢以插

亂而射王尸欲令羣臣被誅以自為報也 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

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捷疾也言發謀

也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齊襄公莊公購

也

也

之孫無知也公孫無知信之弟夷無知不說殺襄仲年之子故曰孫於襄公為從弟

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

君公孫無知自立為君故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

俱至爭先入公家公家之朝也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

鉤鉤帶也鮑叔御公子小白僵御猶使也管子以為小

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

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

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捷疾也周武君使

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周武君西周之君伶悝也令

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也刺者

大子州三 小子州二 魯春秋卷二十一

君曰伶悝已死矣周以為不信因厚罪之報所使

也者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也衣鐵甲

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

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將趙氏之將也近至

丘鳩力也

貴卒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慎行論第二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行不可不熟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也孰猶思

曰澗無水曰谿不可不忌行仁如入深谿不可使君

子計行慮義慮度也變義也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傳曰

蓋利生孽故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理道

荆平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平王楚恭

疾也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美好也無極勸王奪奪取王

已奪之而疏太子疏遠也無極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

諸夏而荆僻也僻遠也故不能與爭爭霸也不若大城城

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王

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南方謂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

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連尹伍

之父也方城楚之王曰已為我子矣又尚奚求子太

阨塞也反叛也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為猶宋也猶如齊晉又輔之

也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集合也王信之使執連尹

也太子建出犇出犇也左尹邾苑國人說之無極又

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邾宛欲飲令尹酒子常名囊

也太子建出犇出犇也左尹邾苑國人說之無極又

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邾宛欲飲令尹酒子常名囊

臺之孫邾尹光唐之子也宛字也又謂邾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

家邾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辱也

我且何以給待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甲鎧也子兵戰也

出而實之門實置也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為州酬也詩

云獻酬交錯此之謂也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實甲兵馬無極因

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邾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

尹使人視之信信有也遂攻邾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

者莫不非令尹非怨也沈尹成謂令尹曰夫無極荆之

讒人也沈尹成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子高之父也亡夫太子建殺連尹

奢屏王之耳目屏蔽也今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

大謗患幾及令尹幾近也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

良圖乃殺費無極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論其

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已也以滅其族費無極之謂

乎以讒邪害人人也以公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

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莊公名先靈公之子也景公名杵臼莊公之弟也

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掇崔杼之子令之

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閹閹門也閹讀近崔杼往見

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與甲以殺之

因令盧蒲葵與甲以誅之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

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

焚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

卷之四十六 呂氏春秋卷二十二

自絞也絞經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

與陳無宇公孫竈公孫固誅封無宇陳須無之子桓

孫公子樂堅之子子射也萬惠公之孫慶封以其屬

鬪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爲讓責讓魯爲又去魯而如

吳王子之朱方朱方吳邑以荆靈王聞之率諸侯以

攻吳圍朱方拔之靈王恭王庶子圍得慶封負之奔

質以徇於諸侯軍令之因呼其曰毋或如齊慶封弑

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亡其大夫謂黃

帝之貴而死黃帝得道仙而可堯舜之賢而死孟賁

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身爲僂

支屬不可以見行伎之故也伎惡凡亂人之動也其

始相助後必相惡爲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而相

慎行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極盡故義者百事之始

也始首萬利之本也本原也傳曰義利之本也中智之所

不及也不能及不及則不知不知趨利趨利固不可

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公孫鞅商鞅也續

與人臣謀爲姦猶或與之况乎人主與其臣謀爲

大司九十一

呂氏春秋卷二十二

三

經趙人也公孫竭亦秦之臣也並不自解

以義動則無曠事矣曠廢人臣

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

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埋之責非

攻無以之埋塞也鞅欲報塞相秦於是為秦將而攻魏

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也當應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

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

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

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

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言歸相見無有

也時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

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

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故

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

君之反公子卬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

也見惠王殺鞅車裂之何得以其私族與母歸魏而不

有罪於魏推此言之復歸魏安矣戰國策曰鞅欲歸

襄疵魏人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

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

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於之也無不以者重

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

無不以也所以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

將之重不窮奚待待恃也趙急求李歆李言續經與之

大正丁六十五 呂氏春秋卷三十一

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抵主也入續經

因告衛吏使捕之捕李續經以任趙五大夫五大夫爵也

人莫與同朝賤續經之行也子孫不可以交友友人之不交也公孫

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國樗里也以仕秦五

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三都趙魏也又况乎

無此其功而有行乎無有交友受寄託之功而有其相輸告之行也

無義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

石之似王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

干將也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也

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

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慮則知也故墨子見岐道

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也周宅鄠鎬近戎人與諸侯約

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

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

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

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

幽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以無寇

失真寇者也賢者行小惡以致大惡惡積足以滅身故曰以致大惡

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也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

平王所以東徙也平王幽王之太子宜臼也秦襄晉

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

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鄠鎬列

為諸侯晉文侯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

依焉此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

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

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誚曰吾為

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

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

其父信之曰諱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

大三月廿五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

恐其父之不能反也反還遂逝迎之逝往丈人望其

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

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

疑似之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

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

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

審也

疑似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

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
倫以十際為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
多勇者則為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
無榮凡無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
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
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也禁止
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也勸進故賢主必使其威利
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也為治威利敵而憂
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無仁義之
行見知也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小而不小弱而不弱故強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三

國大國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

以存為小國弱國而為強大者不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

行之廢廢壞也強大行之危危傾也小弱行之滅滅破也今

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効而寢其下大樹非人

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大樹不欺詐陵

上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巨木人所同見也期會

也知故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為必矣復期

會於其所又況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

不難矣孟子曰以齊王猶反人之所乘船者為其能

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

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賁色不純也詩云鸛

之賁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

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

於無處惡物之無曰惡其無處可名之也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

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一作賤不與謀盜賊

大姦也而猶所得廷偶又況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

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勸進也必之士可知

壹行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身者國之本也魯子曰未聞身亂而國治

者也故曰身定國安而治須賢人也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

大正四十六 八曰春秋卷二二

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

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

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用

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

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

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事一作事之今壽國有道而君

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

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舜市衣也伊尹

庖厨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胥靡刑罪之名也皆上相天

子至賤也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羗之野搏木

大木之津崖也淮南子曰日攢樹之所摺天之山山高

也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東方其人齒黑因南至

交趾孫樸續楠之國丹粟液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

南方積陽陽數極於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鳥啄

九故曰九陽之山也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

背上有羽翼裸民不衣衣裳也鄉亦國也

吸氣之民積金之山飲露吸氣養形人也西方剛共

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

故曰大冥之中處衡山之北極之山也犬戎之

國夸父之野禺疆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犬戎

西戎之別也夸父獸名也禺疆天神也之所處也積水謂海也積石山名也經營行之不懈墮休息也

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病也步不相過罷也以求

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地利嘉穀也至勞得陶化益真

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金鍾鼎也

著於盤盂皆銘其功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

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夫子為天子而天下

已治矣許由也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為天下

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

枝自為為已也與啁也啁噍小偃鼠飲於河不過滿

腹歸已君乎也滿腹不求餘惡用天下惡安遂之箕山

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箕山在潁川陽城也終身無經

大司馬

呂氏春秋卷二二

九

天下之色經橫理也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物不以

妨害賢者戚愛習故也戚親不以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所

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邪謀之也此五常

之本事也臯子衆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衆口

止臯子賢者也其取國告虔產口乃止虔產其徒之賢者也其事不與許由相連也臯子衆疑許由欲

取國也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其視

有無賢人也子產爲之詩日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

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

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鄭近秦與荆也其詩云子不我思豈無他

人將事秦荆故曰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輟止孔子曰詩云

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惟人四方其訓

之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求人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爲黑黑爲白故

狗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猿假獸

名也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爲福矣聞而不

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

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鮑叔牙說管仲於桓公沈尹筮

說叔敖於莊王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

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太宰嚭其王夫差臣也張

大邑四
小邑十一
民春秋卷之三

武智伯臣也。不審句。踐襄子之智能。故越攻吳。吳王夫差死於干遂。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與韓魏

通謀殺智伯於高梁之也。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東故曰國亡身死之也。

之以理駭效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

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

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樂官之夔於

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六律六氣

律陰為呂合十二也，五聲五行之聲，官商角徵羽也。八風八封之風也，通和陰陽故天下大服也。

黎又欲益求人。益求也。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

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

天下。和謂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

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

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

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

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無聞則不子真之晉過衛，

孔子弟子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

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

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

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經理也。此聖人之所慎也。

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之。

矣物之所不得然者惟之以及精則變不得一足穿
地作井不得一人明矣

察傳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大卅二
小三十七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十三

之則曰... 矣物之所不得然者惟之以及精則變不得一足穿地作井不得一人明矣

